

天真閣集

天壤閣集卷四十

文二

昭文 孫原湘 子瀟

序

尙書鄭注後序

右尙書鄭注宋王氏應麟采輯本朝曲阜孔君廣林復加補正釐爲十卷案王氏所錄舊多遺漏舛譌詩武正義引多方須暇之子孫注以疏箋須暇五年云五年者文王受命八年至十三年是須暇五年之事也注斷于十三年而王氏并錄其下句金縢正義引注云凡藏祕書藏之于匱必以金緘其表此納策于金縢之匱中注也而錄之金縢序下鄭君書序別卷在秦誓後不宜於金縢無注直至序乃發訓宅若堯典載麓者錄也古者天子命大事命諸侯云云二十八字則以大傳注爲書注咎繇

謨載寬謂度量寬宏柔謂性行柔和云云百一十九字則以正義作鄭注蓋勘省之疏前賢不免孔君用其本爲注而別取經疏史注水經注諸書蒐羅補綴引而廣之又案詩禮正義中中候十八篇名而采之藝文類聚初學文選注太平御覽所引參之以宋書符瑞志錄尙書中候五卷其于鄭學可謂勤而且篤而有功書傳尤不淺也案鄭君遺書惟毛詩箋三禮注爲原本其它皆出後人摭摭成編孔君復集其大成自周易注而下總錄一十八種凡七十一卷題曰鄭學顧易注尙書大傳刻於盧氏見曾駁五經異義箴膏肓釋廢疾發墨守鄭志刻於王氏復武氏億論語孝經刻於鮑氏廷博論語諸種刻於郡城某氏惟尙書注未有鐫本亟爲校勘付梓而以中候附焉夫康成之說多涉東漢讖緯稍近於破碎然囊括大典網羅衆家研新解故

發疑正讀百世而下莫之能先也自子雍聖證論起學者往往是王而否鄭唐代未盡泯滅故正義通典諸書尙多徵引至宋性命之學興而鄭學益微至明新建直謂支離蓋學鄭康成不學之徒以空虛爲事而司農之書遂廢諸高閣矣我朝崇古右文名卿士大夫鑽研漢學駸駸乎有基慮淵嘏之風北海著作次第刊行是編雖鄭鄉之一嚮世有豫章君其人者必能問津于新安武夷之外而以高密爲家法也

兩漢五經博士考序

張君月霄博學嗜古於書無所不窺而又能精思貫串不爲前人所域一字之疑必旁引曲証以求歸於是所著兩漢五經博士考三卷首卷載置立博士之始博士所領之前後辟舉之法增益之數以及歷代詔疏總其綱也次卷載說經諸家立學

之始著其傳也末卷載建元以前博士次之以五經博士終之以諸侯博士詳其人也其采摭也辯其考証也哲陳子準謂其足補朱氏立學一門之闕良非虛語也嘗謂自孝武置五經博士昌明經學朝廷大議羣臣得援經義以折衷是非如雋不疑引輒拒蒯瞶以斷衛太子之獄蕭望之引士句不伐喪以阻匈奴之伐若此類者散見各傳是其時猶以經義見諸實用非徒以虛文崇尚儒術也光武中興分博士十四員各習一經時功臣宿將如鄧馮朱賈輩咸能通習經義一時朝野嚮學鬱爲風俗所誦者先王所傳者聖法暨乎晚季猶復人識綱常族敦名節此又經術之著於實效者也後世法律繁興而經義遂爲虛設學者以經術自娛於政事風教無與也夫窮經以致用致用莫大乎教人取士是編匪直援引該洽兩漢教人取士之法在

焉今 天子右文興學海內握鉛懷槧家自爲說者駸駸乎
有兩漢之風則將求所以正經學而淑人才其必於是乎有取
已

重刊宋本太平御覽序

張丈若雲刊影宋本太平御覽一千卷旣藏事以原湘曾預叅
校之役俾爲之序竊謂御覽一書其援引浩博足以存秦漢以
來失傳之書世所知也其具存古訓可以訂證宋以後經史刊
本之譌世未有知之者今畧舉數條于此書敬授人時人作民
與日本足利學本合赤埴墳作哉與石經合西伯戡黎作龔與
志林合駟駒牡馬牡作牧與古本合周官註曰眈眈作跌與宋
本釋文合左傳遂扶以下扶作跣與服虔本合此猶互見於別
本也明於天之道而察於人之欲故興神物以前民用較今易

義爲長震爲蒼琅竹今易作簣說文簣訓籃則琅字優諸侯用
幣于社伐鼓于廟與今左傳異仲尼天也不可階而升也與今
論語異自葛始天下從之與今孟子異今茲海島有災乎與今
國語異此猶互有義理也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踐作靖靖善也
言有善人可與成家室可訂今本毛詩之誤逆祀而弗止也止
作正則思志義之臣志作忠宋音燕女溺志女作安於義皆迴
勝可訂今本禮記之誤行役以婦人從多從字進戈者前其鑕
後其刃進矛戟者前其鏃後其銳三字大割牲祠于
公社多牲字授以弓矢立于高禩之前多立字夫婦齊戒沐浴
盛服奉承而進之多盛服二字以致天下之和以達天下之禮
多以達二字可補今本禮記之闕桀石以投人作磔石按桀訓
擔與磔音義迥別可訂今本左傳之誤童子謠云丙子之晨多

兩子字戰而捷必得志于諸侯多志于二字可補今本左傳之
闕不方千里不方百里多兩方字可補今本孟子之闕家語孔
子筮得賁孔子曰以其離也離作雜於義始顯可訂今本家語
之誤風俗通舜者推也推作隹與盧抱經校本暗合彼之苦於
日見月怖亦喘之矣抱經探明本御覽補今作使之苦于日見
月怖喘矣使謂役使義匪而文簡此又抱經所未及見也引逸
詩豐年之冬必有積雪玉海廣逸諸書所未載也至所引諸史
足與今本訂誤者漢殤帝延平元年東觀漢記作延光延光安
帝年號則東觀之謬也冲帝永熹元年東觀范書綱鑑俱作永
嘉按晉懷帝亦號永嘉西晉去漢甚近不應襲用幼冲不祥年
號錢竹汀養新錄載學齋佔畢記淳熙二年卬州僧得古竈石
闕有永熹元年漢安鄉云云史勤齋疑其號不見於史竹汀斷

以永嘉係冲帝今作永嘉誤特未引御覽爲證則竹汀亦未見
宋本耳魏志中山王真今本作衮按金樓子亦作真則衮字誤
也吳志呂蒙傳利盡長江此上流之勢于國之便十徐州也則
重西門國之固也云云本傳不載裴注亦無晉書陛下齊王陛
齊王下連謂當時陛下爲齊王也今晉書作秦是誤指詢矣惠
帝紀壬辰大赦改元舊本與晉書同宋本無之按是年正月詔
改永熙二年爲永平元年三月不得復改元明係大赦改元四
字相連而誤衍尊荀氏爲皇太后晉書作建安郡君按帝卽尊
位無尊生母爲郡君者春正月戊戌晉書作二月戊辰按下有
三月戊辰則二月安得有戊辰唐書哥舒翰傳大計軍今舊書
作大斗軍太宗紀不宜引卑碎之人今舊書作裨卒凡此皆可
據以考史書之失也他如臨鎮武昌之作許昌登壇南嶽受終

之作南面洛下閤之爲落
下閤劉伶爲劉靈劉晨爲劉晟並足以糾謬正俗去非存古至於舊本之脫簡從宋本增入者三四十條其形誤如耿毫之譌秋毫太尉之譌大赦尤不勝枚舉是書出而向來承譌襲謬之文昭然如撥雲霧矣近來講求實學多刊行考据經史之書御覽雖類書采庶子之春華落家承之秋實各存乎所見而已余故著其有裨經史如千條以明宋本之可貴如此

琴川志注續志序

吾邑琴川志創始於慶元增益於嘉定加飾於淳祐逮元至正時知州盧鎮重修刻之其續志則無傳明宣德時張洪撰新志但稱重修宋志而不及續志龔立本疑其筆削盧志并明興次第增入然張志宏治嘉靖間桑瑜鄧韞纂修時皆見之今元代

人材事實寥寥豈亡諸與抑續未竟與陳君揆博學嗜古尤留心是書博採諸史及地理職官政事之書下逮名人文集說部藝錄釋道諸家凡關涉是書者以每句爲綱一一條繫於下舛者正之闕者補之而宋志之胥目燦然無畱匿矣其元代事蹟則採諸元史泛及諸書佐以金石別爲十卷又補錄一卷附於宋志之後仍曰續志補逸也君儲蓄富蒐采勤且專力於一書故徵引明確如於常熟置縣之始引元和郡縣志梁大同六年置而以陸澄吳地記爲諸史藝文志所無以著始於齊之譌常熟之名雖隋書始見然隋志本稱五代志且於前朝割置郡縣俱畧可以釋始於隋之疑引方輿紀要宋時以梅里白茆崔浦福山浦黃泗浦爲常熟五浦以著五浦注江若琴弦之說引江陰宋志舊圖以著志載陶城利城之誤於敘水詳載趙縣開三

十六浦之說及邾氏書以著水利於敘賦稱漢置鹽官自吳玠屯田有灌溉而鹽潮漸減以著地利之變於敘兵詳注邑中兵事之見於諸史者又備載馮湛請立許浦寨領軍始末以著海防之要皆確有關係非泛侈宏富者至於敘官趙善括下載其應齋雜著中上監司劄子得孝子三人皆他書所未見者則闡幽之功尤鉅續志人物雖半採桑鄧兩志而搜微剔隱又得二十餘人君於此書用力可謂勤矣用心可謂摯矣善乎張洪之言曰文章無損益于人者不可作也作而有益不作爲闕典者則不可不作生長琴川而琴川之所由以名與夫縣之沿革前代經界水利兵賦人物之舊茫如雲霧可乎哉得君而四百四十年之書淆者辨晦者章闕者備所謂不可不作者此也然予重有感焉自雍正九年昭文縣志作後邑志之闕久矣常昭合

志雖作而書不行陳君吾邑之文獻也惜無賢有司能禮而聘之者而今亡矣然是書則猶邑乘之嚆矢也予故亟爲之序以愆惠其家授諸梓豈獨爲君之傳後計哉

虞鄉續記虞文續錄序

常熟自宋慶元時始有志元至正間知州盧鎮作續志明宣德間邑人張洪作新志今惟琴川志賴汲古毛氏重刊得有傳本其次卽宏治間桑瑜志而續志新志俱逸故增修者於元代明初往往闕畧毛子晉嘗輯瑣聞軼事出志乘所遺者作虞鄉雜記楊五川嘗搜唐宋以來邑中文作古虞文錄顧二書摺撫未富徵文獻者不無遺憾焉黃君琴六博聞彊識每病邑志之疏漏慨然思所以訂譌而補闕爰爲廣蒐博考自史傳記載外凡山經地志類書譜錄稗史別集之屬左右采獲旁及金石墨蹟

罔有漏遺成虞鄉續記六卷虞文續錄二十二卷一爲類事一
爲集文畧仿朱伯原吳郡圖經續記吳門總集之意其書以宋
元爲主而上溯六朝下逮明之洪宣而止不及正統以後有桑
志在也而於鄭東陳基張著林大同張洪吳訥六家之文提出
另鈔崇專集也末錄碑傳之傳會可疑者爲附錄一卷覈實也
仍稱續記續錄者示有所因也自是吾邑宋元來之文獻始畧
備矣士君子生長斯土而於邱原浸灌丁男包筐之數瞋瞋然
莫之記也於先代巨人長德名儒勝流微言熒行瞞瞞然未之
能舉也不亦貽鄉黨之羞與夫前人之行後人之師也一鄉之
中感天地泣鬼神之事所賴輾轉記載以傳諸無窮俾讀者流
連思慕其爲人而薄者敦懦者立則所以激厲風俗者厥功甚
偉豈惟逞謏聞資談助已哉往吾友陳子準撰琴川續志十卷

又裒集虞邑遺文錄三十餘卷極搜微剔隱之功予嘗諷其亟付剞劂氏今子準歿而其書不可問矣琴六是編於子準之書亦頗有采擷而於明初七八十年事蹟益加詳備賢有司作興修志乘兩家之書俱不可少也然黃君老矣家又奇貧欲錄諸梓以永其傳其得乎哉爲琴六序不能不泣然於子準之不復作也

海虞詩苑續編序

詩之有風一方之風俗盛衰見焉美者足以感發善心刺者可以懲創逸志使人優游諷味以化其不善而底於善故雖民俗之歌謠上以貢之天子列之樂官古者於詩之爲教其用意微矣哉自采風廢而人不知有詩學士大夫輒鄙爲小技而不爲傳者類多侍從應制黼黻太平之作而美刺之義亡矣美刺之

義亡而善惡混善惡混而廉恥喪廉恥喪而風俗日以衰有心
世道者誠能取前人之作別擇貞淫用以激厲諷勸以自成一
鄉之風亦庶幾采風之遺意也吾邑自王柳南輯海虞詩苑始
順治朝迄雍正得十六卷彬彬乎盛矣今自乾嘉以來歷八十
餘稔其間人才輩出不有以裒集之則窮閭漏屋之士懼遂湮
沒於是秦君亦園奮然思繼柳南而起廣蒐博采得三百三十
餘人離爲十一卷附以游寓一卷仍依王氏之例人繫小傳使
覽者讀詩而知其人其編次則太倉徐君石渠之力居多焉書
成索爲弁其端余嘗觀江湖之編中州之集以逮顧瑛偶桓徐
庸之所輯一代不過數十家一鄉得數人爲多今以濱海一隅
之地而蒐采若是之富其用力可謂勤矣雖其間曼衍雜陳繁
響競奏而村謳漁笛之中未必無美刺存焉世有采風者其亦

將有取乎是哉

虞邑幽光集序

吾邑自前明張著林大同以詩文名家嗣後風雅日盛至本朝馮班陸燦益矯尾礪角倡導後生幾於家握靈蛇之珠人抱荆山之璧矣顧吟詠之事偶爾適志裒然成集者十不得一焉有集而藏諸日久終歸散逸付諸剗削者又百不得一焉零章斷句流落人間雖美玉砥砢不無雜出要皆其人精神之所寄此而泯沒焉則真泯沒矣楊生希濬輯海虞詩拾遺專取諸生布衣之作未經傳錄者用以發潛闡幽凡已貢成均者不錄曾出仕者不錄膺封典者不錄以名已著於志乘也刻有專集者不錄無俟更爲之表章也有應人志乘而偶遺者亦附錄之無詩者采其雜著錄之其存心厚而用力勤可以爲末俗勸已昔

王柳南輯海虞詩苑采摭頗富顧意在以詩存人非有佳章不錄馮默菴懷舊集則專錄平生交好之什與楊生用意殊轍矣余嘗欲仿柳南意作廣虞風錄仿默菴例作苔岑感逝錄卒卒未果覽楊生此編益令人敦桑梓故舊之誼李穆堂先生紱嘗言收人片紙隻字等於掩骼埋胔吾知是編所在必有作者之英靈聚而歌泣焉者故爲更名幽光錄以表其意焉

增輯唐墅詩存序

常熟鄉鎮之稱饒沃者四而唐墅爲最勝國末崑山顧亭林太倉顧麟士咸避兵居之其地擅魚稻之利民多自給雞豚近局所在皆有又多通人碩士往來其間濡染成習故風雅視他鎮特盛往倪布衣三錫嘗輯語溪詩存得七十九人未竟書而歿譚君石麟從而廣蒐博采推之前明中葉以衍其代推之畢澤

儒浜塢邱韓莊三塘汴以擴其地有土著而徙去者并錄其子若孫之詩以著其本籍有由城僑居而旋徙者按時附錄其作以比於流寓共得二百十六人較倪君所編奚啻三倍焉仿元遺山中州集例人繫小傳意在以詩存人以備邑乘之采擇觀纓志行不厭繁瑣所收詩亦不拘一格凡涉唐墅人地者甄錄無遺其用心可謂勤且摯矣我國家隆平到治垂二百年東南之民不覩兵革之事不知征調之苦又無橫徵暴斂以奪其溫飽之藉熙熙恬恬以風雅相慕悅唐墅一隅耳而詩人之夥如此夫豈偶然哉今雖視昔稍變易矣猶幸歲時和樂鄰里間斗酒招呼詠歌太平未嘗缺也吾不知此後更數十年其俗視今又何如必有讀是編而流連俯仰於風雅之盛者已

張氏支譜序

張子鑑堂譜其自高祖以下爲世系圖爲坐地記爲祀田記爲祭祀規約爲傳誌錄如干卷屬爲之序按譜牒所以維宗法也宗法立而世祿之家必有田里以養其族祭祀以敘昭穆燕毛以別長幼族食以辨親疎孝弟齒讓敦睦之風於是焉行而人心有所繫焉周之盛時譜牒藏於官世系昭穆掌之以國史鄭史伯晉胥臣皆精其學唐以上並有圖譜局置郎令史掌之五代以後譜學始不講譜學不講而氏族淆而人心渙人心渙而風俗衰矣顧世之爲譜錄者率引古聞人甚或攀援貴族以自誣其祖於敬宗收族之義轉闕如焉張氏系出晉公族而蔓延於天下派別至爲難考其隸吾邑者明洪熙初翰林修撰洪爲一派建寧守文麟爲一派今寧紹台備兵變則修撰後也山西道監察御史敦均則建寧後也鑑堂之高祖裕祉則別

自崑山遷常熟迄鑑堂之子纔六世其自高祖以下譜系都失傳不引遠祖懼誣也詳紀塋地祀田慎守也詳祭制敦本也錄傳誌俾其後知所考也其用心不勤且慎歟昔詹山蘇氏族譜親盡則不及而於所自出獨詳其書可謂畧矣而其言以爲觀吾之譜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烏虜鑑堂此作其亦可以興矣

橫瀝陳氏宗譜序

邑之陳氏自勝國時最著者曰河東陳有侍郎瓚曰河西陳有副使逅曰縣前陳有僉憲察其事迹俱見前史此外又有西門子游巷樾樹弄諸族文學行誼亦往往表見於里中而橫瀝陳氏世居白茆之東獨惟稼穡是務與城中諸族如鴻溝也自嘉靖時有宗祥者嘗徒步入京上疏請濬白茆邑乘載之其後子

姓繁衍至十世孫念詒慨然思敦本收族之誼輯爲族譜四卷
未覈事而歿其子森復釐訂之世系墳墓展卷瞭如自謂上世
無所于考而斷自宗祥始蓋慎之也予惟橫瀝之陳興於宗祥
而宗祥之賢著於白茆昔龔刑部立本於邑中水利最稱賅洽
其論次一代興修掌故謂邑之知水學者有知州楊舫舉人秦
慶諸生李慶雲鄉民陳宗祥宗祥一鄉民耳而其名與搢紳先
生文學之士並傳此豈偶然也哉夫自譜牒不明而賢人之後
失其世次者多矣其好爲張大者或且徵引往牒攀附貴族以
爲門戶光而先祖有善轉未之知或且知之而弗傳斯亦惑之
甚已今陳氏居橫瀝而其先祖有功於白茆者如此使邑之人
士永言水利之興廢而追述宗祥之水學則是譜之作可以考
見其家世而整比其舊聞視他陳氏以功名文學表見里中者

誠不多讓矣

崑山新易縣文廟灑掃會規約序

古者造士立學所稱先聖先師各於所習之學無定位也唐貞觀間詔郡縣皆立孔子廟其後合廟與學爲一更先聖曰至聖而仍先師之名舍末師而專祀孔子以一道德而尊文章立學之制誠美且善矣顧有司自春秋上丁釋奠外視學校爲不急之務博士弟子注籍于學有終歲不遊學宮者祠宇之圯敗所在不免豈規制之不詳抑亦奉行之未力與崑山爲吳郡望邑雍正時析置新易而學則共之其士多溫雅循禮余於庚申之歲主講玉山書院謁文廟覩其垣頽屋欹之狀丹陳粉暗之色與司教呂君星垣相與慨息越七年丁卯在籍刑部郎李君以健稱其尊甫都轉公遺命出已財鳩工匠堂廡寢筵櫺櫓棧

栢櫨宋廟宮牆璧池莫不具飾工旣竣乃興器用幣奠于廟下
牲酒豆饗莘莘焉秩秩焉觀者交悅請伐石以志君曰未也將
謀所以經久之者乃采山陽阮先生學浩遺法倡灑埽會筭鑰
有司會計有總汜除有日啓閉有期規制甫定而刑部君卒哲
嗣光祿丞存厚懼先志之失墜取君所手定之規約捐貲之姓
氏以及月支歲修之數悉登諸梓以余嘗主講其地屬爲序而
張之以徵信於同志烏庠抑何用意之詳且慎也夫學校所以
爲王政之本至視爲不急之務而聽其頽壞此君子之所深懼
也今刑部君旣克成父志光祿又能承刑部君之志而復得同
志諸君踴躍趨事是可驗人心風俗之厚矣由是而行之不懈
吾知東南諸郡邑必有聞風而慕效之者泮水之首章曰無小
無大從公于邁其六章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諸君能廣李君

父子之心其必毋貽鄭人子衿之刺也夫

旌烈編序

福山高九十六丈下臨大江爲天地一偉觀趙烈婦實家於此烈婦曹氏農家女適趙二舍姑前卒翁賣藥以活二舍擔夫也生一女殤二舍病且死顧婦曰我死汝必嫁毋以勞勞累我父烈婦以死自誓盡鬻其紡績具營喪葬翁果以貧故利婦他適烈婦覺其意亟白母母亦如翁意烈婦以百錢市蔬祭其夫哭盡哀闔戶自經死距二舍死纔十日也於是邑之好義者自陶廷墀以下十二人申其事得旌於朝孝廉鄧君復讚徵詩文以張之哀輯成編而乞爲之序嘗讀漢書荀采事采爲陰瑜妻十九而寡父更許妻同郡郭英旣給載之郭氏采闔戶以粉書扉云尸還陰陰字未成而縊以今烈婦較之采實已被迫脅而

烈婦之死勢若可少遼緩者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烈婦有焉且荀爲天下名族其濡染鏃礪者素矣由是觀之烈婦之死蓋尤難哉五年前有衛烈婦者以不得於其姑而死有司不能白其事不得旌余爲書其事以俟采風者至如趙烈婦之死旣得旌其墓復勒碣於節孝祠而又得遠近士大夫歌詠其事抑何遭遇之盛若此也然則謂吾鄉之人偷懦憚事而見義無勇者豈通論哉

馮立方貞蕤錄序

余讀馮子立方貞蕤錄爲之掩卷慨息不能已已 國家設旌門之典以待苦節也今之所被旌者類皆豪強有氣力之家而貧弱者不獲與此馮子所以有是錄也錄凡三卷上卷書烈中卷書節末卷專書馮氏本宗馮子爲文學君定潭之子後孝廉

仲廉先生以古文世其家學故其辭潔其事覈洵足以補史乘之闕已顧余獨有感焉馮子居太倉之璜涇地僻而瘠所載不出里巷又皆乾隆丙辰來六十年間事乃以烈書者十以節書者二十一以孝書者一馮氏之門以內其濡染於詩書之澤者固有自己其餘多窮簷委巷之婦所謂救死不暇奚暇治禮義者而閨闈風烈卓卓如是以是推之郡縣推之直省推之天下之大其沈薶湮滅於荒江斷澁者何可勝紀安得盡如馮子其人者爲之一一蒐采而甄錄乎且以 朝廷廣教化勵風俗之具鉤鉅析亂於奸胥猾吏之手使苦節者不獲上聞旣旌者或不足以勸有司視爲具文不一措意則風俗安得淳而教化安得興也然以區區窮僻之鄉六十年中節烈多至數十人又似不係乎愧厲感奮而作者此子與氏所謂豪傑之士也而乃靳

見之巾幘哉

毓文書院錄序

書院以廬山白鹿洞爲最勝人物亦最著其次嶽麓其次嵩陽
茅山蓋文章者竊天地之秀氣非山川無以發之毓文書院踞
洋山之半背山而襟川有懸樓危閣雜花幽禽黃高大洪金鰲
諸山縈青絡碧環拱戶牖余於嘉慶二十三年館於斯遠近負
笈來者數十人咸敦學英辯之士考藝之暇相與登高縱觀則
突然出者呀然邃者峴然盤者嶺然銳者殊狀詭類不假到而
見則室中之所見未盡其槩也其或宿霧朝雲噓空沉山漫漫
冥冥莫測其際如鱗如爪出沒變見則所見又以時異焉夫人
之心思處華則靡處囂則焚處陋則拘處私則窒惟置之高曠
寥闡之地則有以洗滌其心神而啓闢其神智衽席之所見者

未若窮高之無所遜隱也平時之所見者又未若烟雲變滅之尤奇也是故天地之文章日出而不窮學文者學天地可已自春徂秋凡五閱月諸生所爲文藝人數十首可謂勤矣掇其潔切典要不戾於古者著之錄經義雜文詩賦畧備焉

覺宦晨鐘書序

我國家官制大半沿前朝而內外輕重之勢特異蓋緣

列聖相承乾綱獨斷故內之權輕京朝官以清靜無事爲稱職而人皆視外爲重京官考察一等者戚友咸相賀而僮奴輾轉攀援以爲故事嘉慶中余嘗謁座師朱文正公有僕叩頭求去甚力詰其所之曰依相公十年未嘗隨一官人今將投某縣耳公爲之蹶然曰今而知宰輔非官也蓋百年以來人情之重外如此吾鄉姚星巖考功以乾隆三十四年京察記名將轉外

其封公學耐先生聞之不以爲喜且刺取古書中居官行政之
要用人馭下之方聲色嗜好之戒勒成一編寄之京師名曰覺
宦晨鐘夫宦猶海也商賈之徒以身試不測之淵至於沉溺而
不返者溺於利也仕宦之溺其心甚於溺身幸而不以貪墨敗
其可哀有甚於死者矣今夫禁酒者俟其旣醉而戒之何如制
之於未飲也治癰者於其將潰而決之何如遏之於未疾也夜
行者之不知止也必以爲漏未盡而鐘未鳴也彼宦海之沉迷
較之夜行則又甚矣世之君子能於未至沉溺之時一聞彼岸
之鐘聲不將洒然而自醒乎學耐先生名大勲工書法絕類董
香光其生平足迹不出里閭而能留心政事知所輕重若此世
之讀是編者其無效僮僕細人之見而役役於利欲之途是則
先生之意也夫

徐芝仙詩集序

詩有奇正而奇爲難奇而不詭於正尤難才不大不能奇學不博不敢奇無山川雲物之異以疏濬而啓闢之雖奇而非自然之奇才大矣學博矣聞見廣矣不能守屯耐困以馴養其奇氣則奇而或戾於正太白奇而元者也少陵昌黎奇而渾者也昌谷奇而隱東野奇而僻玉川奇而肆者也以有唐詩教之盛此數家而已後此如廉夫之品之學媯蚩子猶目之爲妖則甚矣奇之難也吾鄉徐芝仙之詩殆無語不奇而無一字無來歷而又能平實中出奇無狡獪幻化之狀而又原本風雅無憤戾怨懟之音可謂善奇者已芝仙學詩於新城不爲新城所樊籠生於吾鄉鄉之人所瓣香而尸祝者如鈍吟如圓沙而戛然自異於兩家可不謂豪傑之士與自少至老遊於燕卒於燕故人鮮

知之者然試取世所推奉之作與芝仙較之竟何如也出塞集一卷蓋隨安郡王北征而作芝仙工繪事當時以匹南田過祁連山見花數十種一一圖之於戎馬倥傯間風趣如此人奇宜詩益奇也此卷借諸鮑吉卿曾爲校其舛譌錄成副本張君子謙見而愛之爲壽諸梓又從海虞詩苑秋坪新語兩書掇拾十餘首附於後曰遺詩從項夢祖緝仇山邨詩於金淵集外別爲一卷例也嘗聞諸陶靜菴尊人約齋丈官寶應時於某氏曾見芝仙全集然事隔四十年矣不知其書尙在人間否凡物顯晦固有時卽此卷之得傳不獨爲芝仙幸爲天下幸已

天眞閣集卷四十

天真閣集卷四十一

文三

昭文 孫原湘 子瀟

序

吳禮部素脩堂集序

曩余歸自上黨出篋中行役諸作就正於吳竹橋先生先生驚詫曰仲則死矣不意復見仲則者武進黃景仁字當世所稱善學太白者也閱五年余得詩千餘篇先生爲之序其言以爲詩者天下之達道道有隆汙於是乎體有正變有美刺以寓懲勸風雅頌者所處之不同賦比興者所感之不同要其發乎至情以期無歉乎達道者一而已後世詩道寢衰有賦而無比興者頌刺每溢其實有比興而無賦者粉飾漸離其本其詩未嘗不傳非天下之達道也不可謂之詩也先生之爲教如是其

正且大矣而其序仲則也則又極論其運思之則用筆之法與夫平奇曲直反正開闔抑揚頓挫之致先生之於律如是其精且審矣吾邑詩人律莫細於馮定遠才莫奇於徐芬若氣莫豪於錢木菴而先生實兼之至於昌明詩教一歸忠孝之旨則三君者或未之逮也先生自辛丑歸田後以親老絕意出山顧其眷念國恩繫懷時政一篇之中嘗三致意焉則小雅詩人之義也豈必歌四牡之章賦北山之什而後於臣道無歉哉先生歿後哲嗣阜伯昆季出全集授余曰子知先君子深其序之夫子烏足以序先生先生之詩胎原少陵而出入於香山眉山之間其辭麗以則其意溫且厚以余謏陋何足以知之第與先生二十年每遇佳日勝遊俊侶高會余未嘗不從先生每得一篇必屬余和其相說以解之趣有非嘲風弄月家所能識者則序

先生詩者又宜莫余若也爰撮先生所以序余詩者著之篇俾當世知先生作詩之旨如此至其寄託之遙深格律之變化先生往矣誰與商榷而論定之

王仲瞿煙霞萬古樓集序

天之生才不數生奇才尤不數積日星河嶽之氣百年而一生矣或遇或不遇天似不能無厚薄於其間要其得於天者既厚必使之有以盡其才而其所以盡其才者不係乎遇不遇也以賈生之通達國體親承宣室之問而不能不困於長沙以杜季雅之淹博壯烈封奏論都之書而一爲郡文學掾廿年不闕京師又況於偃蹇扼塞十試不成進士之仲瞿乎嗟乎仲瞿其才辯其學博其文章可以凌駕百代牢籠萬物以文武膽志爲畧以措置一世爲務方其羸然弱冠之年於兵農禮樂天官河

渠旁及百家藝術之書靡不講明切究廣庭雜坐抵掌而起聽者側耳屏息莫敢發難雖未見於設施而其囊括古今爲有體有用之學固已粲然矣旣連不得志於有司挾其策奔走公卿間未嘗不倒屣改席延致上座君畫灰借箸指陳事宜當事樞衣奉手奉教惟謹然卒未有能用其言者而君已垂垂老矣嘉慶辛酉壬戌之際名流宿學雲集京師法梧門祭酒主盟壇坫論定君之詩與大興舒鐵雲位及余爲三家作三君詠傳播其事君夷然不以爲意也余乙丑假旋後息影江干不復踏長安塵土君與鐵雲連轡入都再試再黜鐵雲佗僚以死君流蕩江淮之間益不自得然氣益斂文益奇裒集所爲詩文如干卷自以鐵雲而外知君者莫余若屬爲之序噫仲瞿乃今爲辭人矣以仲瞿之才之學俾得傾筐倒屣盡出生平蘊蓄潤澤海內必

有奇蹟卓犖異於俗吏之所爲者屑屑於飾竿牘絺犢悅爭工拙刀錐之末豈其志哉豈其志哉君自言今夏遊雲臺山山中多古木皆數千年物其材偉然巨麗而自晦於窮厓絕壑人跡罕到之境殆天之有意位置之者不如是不能輪囷離奇至此仲瞿此言其始自謂耶觀於賈生雖放廢而治安一疏彪炳千古杜季雅旣得從事擊羌旋戰歿於射姑信乎天之待其人不係乎遇不遇也讀仲瞿之文者亦可無論其遇已若其文之瑰偉瓌麗忽莊忽騷若正論若游戲由其才大氣盛噴薄而出仲瞿之學固不盡於此而人亦不當以此盡仲瞿也

席子侃遺集序

席君子侃旣歿之二年其門下士裒集其所爲詩古文辭醵金付劖劖氏屬余爲序嗚呼是烏足以存吾子侃哉君天資超卓

又能好學深思求通乎古人之意於書無所不窺尤精於許氏說文解字嘗取徐氏繫傳及宋本玉篇宋板漢書高誘注呂氏春秋陸德明經典釋文爲之疏證補漏訂譌攷異又得惠定宇手批本錯綜辨證較惠氏不啻三倍而精核處過之予欲取其書并惠氏說刻之以費鉅未能也生平有志于用世於杜鄭馬王之書及海防水利靡不究心屢試春官不第慨然思以著述傳於後始學爲詩撰詠古十三章雄辯駿發一空目論已見予所作自以爲弗逮乃棄去弗爲爲古文顧不喜歐陽子之作而好王半山旣又病其學術不純學柳子厚謂文章心術無如子厚者八司馬皆賢智而韓退之誌柳墓以爲不自貴重入黨被斥實忌其才耳論雖過刻要非具知人論世之識不苟同於衆好者不能言也所爲文滌濯滓穢洞徹筋髓有過高之論而無

叢冗禿屑之弊三十後得喀血疾操觚常不終篇又負過人之資每下筆恥居人後完亦輒棄其稿今所輯皆其門下士就敝簾中檢而存之者間爲樂府長短句歡場酒次取其曼聲而歌以爲笑樂非所經意然清蒼雄秀往往近石帚玉田之間蓋其高才逸氣落筆便雋不求工而自工者也彙存三卷得文十大篇詩六十五首詞六十一闕嗟乎君負踈弛之才思以奇節偉行一試於當途而不可得退而爲文章以自表其志意復困於疾厄於年壽後之視君者以爲其所撰述止此而已其命矣夫

趙舍人詩集序

詩之作其發於情之不容已乎鳥之鳴春蟲之鳴秋非有以強之鳴也感於氣之自然而鼓於機之不得不然是故其音婉以和者感人喜其音淒以厲者感人悲惟其發於不容已故爲所

感者亦不自已也詩三百篇貞淫美刺皆不容已於言而言夫子刪詩不刪鄭衛則所刪者其殆可以不言者乎後世依違於時俗牽率於酬應甚至降爲試帖限之以韻其心本無所欲言而強之使言不得不以格律聲調抽黃儷白爲工如是而欲其感人也難矣雖然要豈其人之本志也哉士人幸得一知己寄人籬下不得不委曲隨人以爲言後之人讀其詩所當諒其志而已吾鄉趙再白先生以雍正乙卯舉人官中書舍人愛知于鄂文端公又嘗遊楚中丞幕故其詩多豫楚行役之什而代人應副諸作及試帖亦攔入焉其風骨俊邁音情豪宕固出於性之自然而求其纏綿悱惻發於心之所欲言則十得三四焉爾是豈先生之本志哉昔少陵客嚴武義山佐令狐幕猶不能無依違牽率於其間未嘗不歎士之有才而不遇遇矣而得伸其

志之難也集中檄雨一篇纏纏至千言有云大鈞消息微蕩析
將奚徙又云流亡日成羣壑鄰蔽茲冗其惓惓于國計民瘼
者三致意焉讀者可以知其志矣袁簡齋太史作先生傳自稱
客京師時貧無所歸依先生以食先生同年仲永譚劾九門提
督鄂善贓超選僉都御史先生以爲劾人罪得美官此位宜辭
卽先生之爲人又可知矣徒沾沾于詩之工拙求先生乎哉

趙巢寄詩集序

常聞古之言詩者矣詩也者志也詩也者持也持其志之謂詩
未有志不立而可與言詩者故言吾志之所欲言言雖不工而
吾志存焉抑旣伸吾志矣言未有不工者也雖然志豈易言哉
人之未遇也皇皇乎有所求也旣有合也亟亟乎惟恐失也亦
旣積之厚而持之牢矣而瞻前慮後之心終其身患得患失

之中也是其志詘於求汨於欲溺於無厭雖使優孟三唐之製
笙簧六代之音其去古詩人之志不已遠哉趙君巢寄以名孝
廉出宰徽縣時甘肅吏多捏災冒賑自布政使以下無不染指
者君至獨屹然不爲動北山詩人所謂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
咎君其有焉及事發八郡五十州縣無得脫者而君獨超然無
所撓烝民之詩所謂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者君無媿焉上官憫
其廉調知張掖君不樂久仕卽恬然引退歸而授徒自給此則
伐檀詩人之志尤非當世希榮固寵之徒所得而知者君可謂
始終善持其志者已君之詩和平溫雅足伸其志而止無矜張
蹕厲之氣故所作不多而其志較然可昭信於後世此真古詩
人之詩而非近世格律聲調之詩矣君之族子叔才旣輯君尊
甫再白舍人之詩屬爲之序復取君詩裒錄之將並付諸剞劂

以承其傳予謂如君父子雖不工詩其人自卓然可傳况詩之工又若是乎哉

陳筠樵遺集序

陳君筠樵既歿之五年其孤本淳將刻其遺集問序於余余曰子先人之集袁子才太史所定也又得吳愬甫太史爲之序兩先生者海內所推服余又奚言本淳曰雖然兩先生所論者文章耳子與先君子交最親凡性情行誼卽詩而見者非子莫之知願終一言亦先君子之志也余受而讀之掩卷流涕如見筠樵之爲人也筠樵敦行好學重氣誼能急人之急見人片善未嘗不心服余自乙巳歲獲交筠樵筠樵於余爲舅氏行嘗謂余曰余與子之親服盡矣子第兄我論學則且師子余媿不敢當然其能自下人類如此性好客雞豚近局必主筠樵人有求亦

無弗應憶丁未冬吳子瑱儒貧無以卒歲僅有書一篋筠樵以二萬錢酬之不問何等書也余好與友人譚古今治亂文章得失之故轆葛上下往往面發赤至抗聲起筠樵從旁一言解之無不冰釋自筠樵死余不敢以故態向人而吾黨之樽酒歡笑論議縱橫亦無復如曩時之盛矣筠樵旣連困省試比再試京兆遭母夫人喪徒跣歸恨不得視斂舍曰今而後日侍吾父左右出里門寸步者非人子也益治經期爲聞人以無忝所生取馬鄭賈孔諸家註疏讀之窮日夕慨然有志于著述而已死矣所爲詩積數十卷手自更削存十餘卷今所刻者四卷耳烏虜以筠樵之篤於親厚於朋友而又好學不倦如此於古詩人溫柔敦厚庶幾近之使天假之年所造豈有涯量而竟止于此其命矣夫抑余有感焉世之斷斷著述自命卓然可傳一旦身死

其稿零落散棄者多矣同時太倉馮仲廉能爲古文嘗欲手刻其集不果未幾遂歿鮑子子淵先于君一年歿其遺稿存余處謀醵金刻之未能也今本淳能刻其先人之集以傳不可謂非筠樵之厚幸抑余所感于筠樵者又自此無已已

翁紫書詩集序

翁生二銘將計偕北行奉其尊甫紫書學博遺集屬余爲序反覆諷味慨然有感於學博之爲人而歎其深於詩也夫持其志之謂詩志不尙未可以言詩也緣情而作之謂詩情不摯未可以言詩也自世俗以功名富貴爲志而志衰以閨房兒女言情而情薄古詩人則不然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小宛之言志也民之靡盬誰風知而莫成抑之言志也情則北山之盡瘁蓼莪之銜恤以及常棣谷風伐木諸篇靡不纏綿悱惻人人肺腑當其

感春而思遇秋而悲發乎情志之不能已未嘗有意爲詩而其詩益工今之稱詩者本無所得於中也徒取古人之聲律句摹字仿以求其合否則奇詭隱僻務求異於古人辭雖工去詩也遠矣況乎其未必工也紫書束身砥行篤於孝友勤於問學於身心倫紀之地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秉鐸海州誨諸生如子弟與唐陶山使君唱酬莫逆集中如喜雨甲子河諸作悉有關於政教其植乎詩之本者深矣讀君詩者以和平溫厚工於語言謂有得于風雅之遺不知君特自抒其胸臆非先有求工之心而後爲詩也則真古詩人之旨也二銘攜是集之京師求當世主持風雅者進而質之其以余言爲何如也

五是堂詩集序

太倉顧君容堂旣歿之二十年仲嗣晞元持所爲五是堂集屬

爲之序曰此先君子命也某昆弟不肖貧不任剗剔因循負疚以迄於茲今幸得張鹿樵觀察念師弟之誼許爲鏤板行世敢以一言爲請余受而讀之輒爲掩卷歎息不能已已猶記子年甫冠與容堂訂交於時容堂館於吾里里中若吳子頊儒張子子和陳子筠樵並稱莫逆友山水之游文酒之醺未嘗不偕今卷中如昭明讀書臺七星檣破山諸詩皆一時酬和之作也追容堂通籍後官於京師予以計偕過其邸舍於時詞館諸先輩若易湖洪稗存遂寧張船山相與往復倡和其詩風格一變卷中如苦雨喜晴諸作遺辭命意駿驟乎出風而入雅矣予因竊論詩以言志志之所之而詩作彼衡門之樂飢北山之鞅掌其辭不同而各指其所之若容堂之性資溫厚而居官遇事磊落自喜宜其前後之詩如此也而容堂則又序余詩以爲詩者吾

之性情不必規倣古人章比而句櫛之苟以吾心之虛運古人之實風行水上與水相忘乃有自然之詩余於時深媿其言今觀容堂之詩誠無以易其平日之論矣而余獨重有所感者二十年來交遊零落終日行里巷中都非舊識自歸田後一時詞館倡和諸君子俱已相繼奄逝獨予以衰病之餘伸紙執筆論次容堂之詩殆不啻聆山易之簫淒然欲絕也

林遠峯詩集序

予於詩而獨有取乎陳公甫之言也謂詩論性情論性情當論風韻無風韻則無詩又謂讀古人詩先理會古人性情有此性情方有此聲口公甫此言詩家未發之秘也自格律體裁之論起而斷斷唐宋者類多剽賊摹疑如伶工之演出如木偶之牽絲而已之性情亡矣予讀遠峯之詩而遠峯之性情如見焉卽

不知遼峯者讀遼峯之詩而其須眉意氣躍然楮墨之上此吾
所以反覆諷味而歎其詩之工也遼峯固閩人隨父宦吳遂家
吳門少受詩學於袁隨園顧能自出機杼不爲倉山所牢籠性
曩飲好聲色清吟高唱多出於倡樓酒肆之間嘗以詩受知於
蔣立崖不數月而負其金纍纍都付狹斜遊矣又嘗客巡撫奇
豐額公幕與尤二娛爭狎一姬一夕待君箋奏材官四出大索
君芳醉眠倡家不顧也明日公下令逐姬君憤然曰逐姬是逐
客也拂袖徑出李味莊兵備分巡上海慕君名羅致幕中味莊
風流四映東南名宿翕然歸之君曰與吳穀人洪稚存諸公文
酒酬和風格日益上時有俞生者琵琶名海內第一兵備嘗月
夜泛海命生奏海天秋曲驚濤怒飛魚龍出聽座客咸賦詩推
君擅場有林琵琶之目君於諸體中尤善歌行時稱林七古篇

秩甚富晚年手自刊削僅存百五十首錄以寄余屬爲論定而序之未及報而君亡矣君爲人伉爽有豪氣得錢輒召客不盡不已牀頭不畱一錢人多以是咎君子序君詩特著君之生平俾人知有如是之性情而後有此豪宕奇肆之作且使後之人知性情以外無詩也

孫縣圃雪堂兄弟詩集序

古稱兄弟能詩者代有傳集晉之機雪唐之維縉宋之軾轍其最著矣夫詩者古之樂也其歌也有繼其音也有比其唱也有歎雖千里之外聯辭比響如蘇李班傅劉郭顏謝元白沈宋之倫以友朋之聲應而世猶聯屬而並稱之况乎庭隅之間壘篴翫如其尤易感人也毛君寶之攜其故友崑山孫縣圃及弟雪堂詩集屬予點定毛君之言曰縣圃少年跌宕其爲詩清遠而

秀拔於唐頗近韋左司不落宋元纖靡習氣旣遊畢秋帆先生
幕得江山之助格律益蒼亦時露其骯髒不平之槩吾識其人
讀其詩如見其人也雪堂以武科屢試駕部不得一當其跡殆
不羈之才抑塞磊落之志時時發之于詩譬諸駟騏驎驟郭椒
丁櫟騰山超澗不可以格律繩尺約之吾未識其人讀其詩亦
如見其人也今其家將合而鏤板行之予老矣不能操觚以從
事乞吾子一言弁其端予惟詩也者人之性情而已各言其性
情雖兄弟不能同聲也自世之以流泝聲格爲詩者棄我之性
情就古人之範若圭景籥黍之無爽傳不云乎琴瑟之專壹誰
能聽之夫塤箎一器也而有雅頌之別及其合樂則堂上均乎
笙堂下依乎磬惟不出于專一而後論倫無患焉觀乎懸圃雪
堂之作其性情不同其音節亦迥异要其纏綿悱惻足以感人

心而移人情固無不同也知所以不同而卒無不同是之謂和知和之音而後可與言詩矣毛君精于詩者其以余言爲然乎否乎吾孫氏自新安來遷散處于吳郡數百里間者比比而是縣圃兄弟其一也惜未得序其支系暇日當偕毛君訪其居而一考之

許處士遺集序

許君士良裒輯其兄處士君硯北遺集付諸剞劂氏而屬序于予其言曰兄平生論詩極嚴嘗取建安以來下至中晚唐諸作錄成十二卷熟復而深思之非有心得不苟作作亦不終篇輒隨手棄去又不喜結盟入社以故世之能詩者罕稱之今就所存者八十餘篇詞十闕彙而梓之萬一畱傳于後兄之性情行誼或不盡泯沒焉余惟詩以言志必先有纏綿悱惻之懷不能

已于言者然後托之吟咏言之未盡連章累牘而不厭其多也無可言而強言一篇亦覺其贅也傳不傳各有其遇古詩人之傳者未必盡工而工者實未必盡傳工與拙且不足憑而況乎其多寡哉今許君子其兄之遺集兢兢致意以求永其傳手足之誼可謂摯矣非處士君平日友于之愛有以感發之能若是乎觀其兄弟之情而知其詩之無戾于風人棠棣伐木諸篇則如處士君之詩又可以決其必傳于後無疑也

朱萼潛黃葉邨居集序

去昭文縣城五十里曰李墅詩人朱君萼潛之所居在焉余未識萼潛萼潛嘗語人曰孫君與余厚時余爲諸生連不得志于有司方爲人所厭棄萼潛特從他處見予詩而善之遂引以爲友卽萼潛可知矣萼潛嘗寄余咏史百篇余病其純用七律竊

謂唐人惟杜陵香山集中多存此體然終不及諸體之半至東坡劍南誠齋尤喜爲之而諸家妙處實不專在是故詩家宜多作樂府五七古專工七律者懼其風格不高易蹈宋元麤厲軟熟之習將作書貽尊潛而尊潛死矣君旣歿之四年子詒燕來從余學詩因出君所手定黃葉邨居集將授之梓而屬余爲序余始獲觀其全詩蓋無體不工能兼取唐宋諸家之勝其長篇尤諸諸便便一氣委輸而悉合法度乃悟曩之執其一斑以槩其全豹幾以瞿佑朱紹輩目尊潛失尊潛矣余嘗過李野所謂黃葉邨居者水木明瑟翛然有隱居之風詒燕恂恂執業余方以漢魏諸體授之勗其毋專攻七律今讀尊潛之詩詒燕亦世其家學焉可也

袁蘭邨詩集序

蘭邨袁子工於詞所著捧月樓稿汪劍潭楊蓉裳諸君爲序而刊行之今夏六月過訪虞山出所爲詩屬序於余反覆誦之其音清以婉其志廉以潔其言情也綺麗而不靡向知蘭邨之詞未意其詩之如是工也已而喟然曰詩與詞無二理也大抵文所難達者婉轉達之於詩詩所難盡者委曲盡之於詞故宋元詩人無不兼工長短句而以詞名專家如秦少遊姜堯章輩亦未嘗不工詩本朝則曝書亭湖海樓二集詩詞幾於兩大矣蓋文章之事不必分涂而索轍也從其意之所近而專致其力方其冥心獨造此事之外如無事也究其極而後知所通向之未暇爲者爲之而輒合焉詩詞尤易見者已蘭邨爲隨園先生令子人謂先生不爲詞蘭邨爲補其闕可無工他文余謂先生可不爲詞蘭邨不可不兼工詩先生不肯分作詩之力作詞詩

之所以大也蘭邨必欲兼作詞之功作詩詞之所以醇也古之
善言詩者莫如騷美人香草卽國風變雅之意善言騷者莫如
詞閨房兒女卽美人香草之義蘭邨以其纏綿忠愛之旨芬芳
悱惻之懷由詞而通之騷由騷而通之三百篇其詩雖欲不曰
進焉得乎昔東坡子過人稱小坡以能爲東坡之詩耳今蘭邨
旣工詞而詩又騷騷乎繼其家學阮兵曹見少陵子宗武詩歎
曰天下詩名又在杜氏蘭邨此集出焉知天下不又以此事推
袁乎

陳蕊仙沈香郊合刻遺稿序

詩者何各言其所志也在朝廟則言雅頌在鄉里則言風就風
之中正變各殊貞淫並列下至夫婦閨房之好兒女里巷之私
美者以勸刺者以懲其旨一歸于思無邪而已詩三千篇孔子

存其三百所刪者多矣而不去鄭衛以桑濮之詩人而居二南
焉知不歌江漢以于田之詩人而遇文王焉知不詠兔置以北
風雨雪之詩人而當周之盛世焉知不歌皇矣大武適當所處
之地所欲言之情發爲詠歌無趨數傲僻燕濫之音而有嘉美
規誨風刺之旨固聖人之所不廢也唐以後詩教必推少陵而
義山以繁縟側豔之詞後人論爲善學老杜以韓致堯之孤忠
勁節而香奩一集與內翰集並傳於世詩固不可以執一論也
吾鄉陳蕊仙秀才好爲詩所居曰董市與其友沈香郊蔣友雲
相約肆力其辭多緣情綺靡間爲放言高論亦自抒其冒臆夫
所見者烟雲竹樹之勝所聞者漁歌牧唱與夫邨巷纖悉之議
無江山偉麗之助無時政得失之關所聞見至近故言之益親
而其言亦益工世之好爲冠冕之辭剽竊摹擬無豫性靈者視

蕊仙竟何如也友雲香郊先後客聞蕊仙獨居無理侘傺以死
時友雲先歸實經紀其喪香郊聞蕊仙之赴倉皇遄返歿於中
途友雲彙鈔兩君之作謀醵金梓之屬爲之序夫友雲篤於死
友固無歉詩人信誓旦旦之旨而兩君之得此於友雲其平日
亦可想見至香郊之詩其與蕊仙如同同之鳥韻韻而鳴予故
不更論云

陶中丞撫吳草序

中丞安化陶公撫吾吳之四載政通人和百廢具舉以開濬吳
淞江之役紆道常熟登虞山而望海慨然思興復白茆之水利
以卹民孫原湘於公爲館閣後輩枉車騎臨問入郡報謁首詢
士習文風繼譚詩出示撫吳草受而讀之鏘然如韶濩之鳴也
沛然若江河之決也油油然若春風之被人罔不煦嫗而和悅

也可謂精深而博大矣嘗謂文章與功業無二道而兼善則難二者心思才力運之心思貴專而惡紛才力能肆而易散詩三百五篇惟尹吉甫具文武之才其歌詩又能雍容揄揚以自達其志至韓侯申伯召伯仲山甫非不聲施爛然而著作無聞焉則信乎兼善之難也公以道光五年移節吳中時高堰潰流民災海運甫建議無定法宏鉅艱難集於一身宜乎殫精殫思日不暇給矣而公措之裕如歌詠間作其詩委曲微至有老生苦吟百思而不能及者蓋公之心思才力實能牢籠萬物窮極微細如其措事之無不當也無不周也嘗取古詩人較之精能如杜陵肆如韓融暢如白少陵有稷卨之志而未見設施昌黎有致君堯舜之心而未獲其遇香山雖有政績而用之未宏今公之功業若是其盛文章又若是其美固由於平日之讀書養氣

而苟非遭遇

聖天子倚任心膂烏能從容於盤錯之中

以馴致其歌詠之樂若是乎哉或者謂大臣功業彪炳無取畱意於聲詩是又不然崧高之卒章曰其詩孔碩其風肆好吉甫非以自誇也蓋謂不如是不足以風示天下而感悅乎人心公之每事必系以詩蓋以詩爲教欲使後之人流連思慕於其所以得君之心而措民於安者皆將有所感奮焉此古大臣之心也原湘學識淺陋謹就管窺所及還質諸公公其有以教我乎謹序

籟鳴詩草序

籟鳴詩草四卷附集一卷黃君琴六之尊甫牧村先生作也曩於丁卯之歲琴六屬爲點定時將北行匆匆未暇卒業今年冬琴六復攜以見示簞燈細讀其氣穆然以靜其思窮然以深其

音融融然而不流於靡洵可謂邃於詩者已嘗謂吳中詩教五十年來凡三變乾隆三十年以前歸愚宗伯主盟壇坫其時專尙格律取清麗溫雅近大歷十子者爲多自小倉山房出而專主性靈以能道俗情善言名理爲勝而風格一變矣至蘭泉司寇以冠冕堂皇之作倡率後進而風格又一變矣近則或宗袁或宗王或且以奇字僻典攔入風雅而性靈格律又變而爲考古博識之學矣牧村爲歸愚先生弟子故其詩薈香竹嘯一洗時下叫囂之習雖其閒酬應諸作或有過求穩適失之骯骯要其一字吟安未嘗苟下此如畫家飾色濃青澹翠心手調和又如良工製錦細意熨貼而無天吳紫鳳顛倒補綴之迹所謂看似易而實難也琴六善承家學試以先人遺集熟讀而玩索之或不以予言爲河漢乎

黃琴六詩稿序

言志之謂詩而所以文其言者殊焉有詩人之詩有學人之詩
同一言德行而抑戒學人之詩雄雉則詩人之詩同一飲酒而
伐木詩人之詩賓筵則學人之詩此辨之於氣息辨之於神味
不當於字句間求之也黃君琴六銳意嗜古於書無所不窺而
尤精漢學照曠張氏刊太平御覽諸書校讐精審君之力爲多
已又館於愛日精廬愛日藏書之富軼於述古汲古君益得肆
其瀏覽其中尤愜心者不惜雪抄露纂家雖貧入其室絀素爛
然大半皆手校本也君不以詩名而詩特有情味五言古近儲
太祝五律尤近劉隨州蓋其蘊釀厚故言之有物言有物則文
言之而宜質言之而亦宜豈如榦材小生沾沾以儷詩妃白爲
工者哉昔吾鄉陳見復先生以經學名世嘗讀其全集詩獨清

婉耐咀諷專門名家者弗及也因歎以學人而爲詩人之詩往往不求工而自工事之致力於此而效收於彼者於此可見已

天眞閣集卷四十一

天眞閣集卷四十二

文四

昭文 孫原湘 子瀟

序

李味霞詩序

畫與詩殊塗也而脫去凡近務以天機清妙爲宗則一而已今之言六法者斷推文沈嘗取兩家所作論之徵仲詩寓闔關變化於和平溫雅之中如其畫也啓南詩沈鬱老蒼時露奇倔之氣尤如其畫也蓋詩與畫皆得之天有真性情而後有真詩畫剽竊摹擬以求得當者無論其不工工亦僂孟衣冠而已於其人之性情無與焉李君味霞少工畫初學王畊烟若其樹石堅樸不足以發揮天趣乃改學石田久之而自出機杼煙雲明滅朗出筆情墨趣之外故其爲詩輪寫性靈牢籠物態初若無所

師承徐味其旨時出入於劍南石湖之間由其天懷淡蕩隨事
抒寫詩如其畫畫如其人畫不能掩其詩詩亦不能掩其畫也
憶予初識味霞因蘇耕虞翁翁孤標絕俗詩畫皆如其人與許
古初倪閒谷稱唐墅三布衣味霞後起年甚少翁爲之游揚人
始如有味霞今忽忽四十年回念蘇翁如數百歲上人而昔之
少年已頽然一翁宜其詩與畫之與年俱進若此也

林研莊詩集序

金閶闔闔之間有歌聲出金石琅琅然與市聲相答應者則我
林子研莊之居也研莊弱冠時自閩來吳學詩其叔遠峯卽已
丁當清逸詩壇旗鼓傾其座人已而自謂無與於性情也乃悉
屏其聲律比偶之習感時觸物一以自抒其情志而於思親懷
友之什尤纏綿悱惻一唱而三歎焉家故在龍巖率閭歲一歸

省往返必有詩數往返詩格亦數變今年來自閩投詩一卷益肆力於古體諸諸便便涵以一氣其中有新樂府數章言近指遠居然香山之遺矣蓋其用志也專其用力也勤擺脫衆好鞭迫性靈此其所以每變而益上也近世吳中詩學大都宗法歸愚閩中則喜學莘田研莊家於閩而能自脫於閩僑於吳而能不染於吳此尤難已研莊家故饒以耽吟詠故貲日益落或諷以宜急爲變計者研莊聞之而喜曰若是則吾之變久矣

秋爽齋詩集序

趙朗山客死蕪湖舟次其孤允懷方髫齡闕十八年而始得葬葬後踰月允懷乃哀錄其遺稿涕泣來請曰先君子辱與吾夫子交不幸而早世詩文俱散佚允懷童騃無知弗克負荷惟茲百五十篇搜諸蟬蠹之餘願夫子一言弁其首余告之曰子先

人固富於詩者也嘗讀書三元道院其中修竹翳然日招客觴
詠其下酒酣得句輒就竹皮鐫之頃刻盈數卒顧嬾自錄稿有
索之者曰問我青奴已而挾策走京師自謂攜一毛錐牢籠萬
象揮斥八極將使燕趙齊魯山川之瓌偉人物之奇麗盡入囊
橐之中旣試京兆不利浪游中州則又徘徊路歧伊嚶軼軻其
感時觸物必有纏綿悱憤悲壯激揚之作而惜乎其不自收拾
天又厄之以死故所存止此耳然其音和不靡其意真而不
漓其言原本性情無剽賊摹擬之病不猶愈於摺撫以求多者
乎允懷曰夫子之言是也允懷八九歲時先君子授以毛詩必
篇指其意之所在曰是之謂性情離性情則無詩夫子之言深
知先君子者也雖然其遂梓以行世可乎曰奚而不可也詩不
云乎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又曰君子有穀貽孫子子幼而失怙

長而能尋墜緒謀所以不朽其先人則是編出皆將使人油然而生孝弟之心焉抑非朗山之績學勵行有以善其詒謀而能若是乎哉詩雖不工猶當序而傳之況乎其辭固工也允懷於是收涕再拜去遂書之以爲序

秦亦園詩序

嘗論古詩人如張喬周朴陸龜蒙之徒隱居不仕以嘯歌自娛非獨其時地使然抑亦有志力焉彼限於天者無論已有其天而外物之移人世事之相迫皆足以摧折撓敗之其得優游以底於成者特稀也去東郭三十里許曰新市其地稱饒沃其俗彬彬而有禮其人多以風雅相慕悅余最先識者蔣子霞竹因霞竹而識陳子遂宣沈子香郊秦子板橋最後識板橋之叔亦園諸子衡字相望每得一題各樹旗鼓標新領異可謂盛已未

幾而板橋得官挈霞竹以行遂宣佗僚不得志死香郊尋板橋
之約客死於閩霞竹舁其櫬歸無以自存挈妻子入郡賃一廛
賣畫以自活當日所謂翩翩褰屐者不數年間散如墜籜而亦
園獨守其高曠閒適之致婆娑於煙雲竹樹之旁與邨謳牧笛
更唱互答卷中登臨懷古諸什清氣宿心時有以發其旨趣抑
何富且工也向使亦園挾其智力馳驟名場逡巡於公卿之側
一旦得其意而去以視今之所爲誠不能無喧寂之異其於得
失究何如也因以歎天之位置夫人者亦人之志力有以自致
之所不可強者年壽耳序亦園之詩益使予感喟於遂宣香郊
者無窮已

張雨橋焚餘草序

予十二歲時初應童子試衆中有少年儀幹偉然姉婿張子和

曰此余弟雨橋也時衆蠶涌至余幾不能勝雨橋翼余而進已聞雨橋棄舉子業業醫相隔數十里遂不復見今事閱五十餘稔回憶立縣門時光景猶軒軒在目而雨橋已下世久矣雨橋之姪定均從余學詩袖雨橋詩一卷示余曰世父曩於飲飲輒醉醉必有詩至得意處酣嬉淋漓狂歌殷四壁醒後不復記憶矣精俞柎之術每治病必輟飲時或中夜起待旦往視不效不復飲也平生所爲詩甚富歿後家人同楮鏹焚之今所錄乃拾之敗篋中實棄稿也定均不忍其泯沒敢請序之嘗謂詩之道猶夫醫五運六氣三因十二經非洞悉乎天地陰陽之奧熟察夫腠理血脈之微神貫乎心心貫乎手末由而施其巧也藥有氣味形色經絡主治功用禁忌猶詩家之取材也治有君臣佐使母子彊弱扶抑補瀉猶詩家之鍊詞也投之有緩急施之有

重輕則審之當幾而已雨橋以不醉醫而以醉詩不醉則和適其心氣而脈之理準醉則發露其天真而詩之趣博各有道焉可以知其用心之勤矣若夫詩之工拙茲乃敗簏之餘耳未可執是以定雨橋也

楊適飛詩稿序

楊生適飛以其所爲詩請業於予曰生於詩未嘗究心也第自言其所欲言不知何所謂格律何所謂唐宋願夫子有以教我余告之曰詩主性情有性情而後言格律性情者詩之主宰也格律者詩之皮毛也抑揚闢闔謂之格緩急高下謂之律溫柔敦厚謂之性情性情猶人之言行格律則應對揖讓而已絺章繡句嚼徵含商極其詞之工而不足以言詩者有格律而無性情也是非準乎公好惡出於正率其意之所欲言無意求工而

其言惻惻動人者發乎性情者也故曰詩也者之也志之所之也詩也者持也自持其心也必先纏綿悱惻於中然後卽事以抒其詞假詞以抒其志不言格律而格律存焉已若夫唐宋之分係乎時代唐之不同於宋猶宋之不同於元明必斷斷焉樸唐而擬宋是直優孟衣冠其弊更甚於遺性情而講格律者已今觀卷中所作大率信心衝口有怡然自得之趣生第涵養其性情充之以義理言其所不容已於言者卽唐宋諸名家豈有外是哉

問月樓詩詞稿序

閨秀王素卿問月樓詞予婦嘗爲序而行之矣已而自悔其少作汰去十之五六合以平生所作詩如千章別爲一卷錄甫竟而病病且死目旣瞑矣少選復甦屬其母曰必丐孫太史一言

介則某君可母應之曰諾乃絕某君者張生爾旦也與其弟希曾善於是爾旦來告曰聞諸希曾其姊善鼓琴以婿有錮疾撒去絕不彈爲詩詞甚富所自定止此猶不愜日事塗乙雖希曾不得見也死後母始以授曾曾以授旦其殆以旦稍知律翼不攢斥於夫子或者憫其誠而序之乎予取而讀之其情怨怨而不戾於雅其音哀哀而不悖於義可謂善言哀怨者已予觀婦人集詩詞兼擅者李清照朱淑真外不多見李詞工矣詩中如青州從事孔方君終日紛紛喜生事不近於俚乎朱詩佳矣詞中如滿院落花簾不捲斷腸芳草遠非全龔端已乎茲集吐屬必莊詞必已出卽以近時閨閣論能以詩勝者有矣若詞中之游絲秋水除夕諸闕亦不多見宜其臨死而流連結習若此也向使作者遭遇世福以我佩子微稱其志未必有此作作亦必

無此哀感頑豔天始以嗇其遇者豐其詞也朱晦菴嘗論本朝婦人能文只有李易安與魏夫人由此兩家之名始顯今世有晦菴其人者素卿不當在屈指中歟

屈子謙遺詩序

昔秀水朱先生之序王考功遺集也比諸蓼莪之詩人其言以爲人子至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則天下之慘莫甚於是故以爲不如死之久也使孝子作詩之後而死則孔子必不以滅性非之而仍錄其詩蓋考功執母夫人之喪毀瘠而病未練而卒故先生云爾其言可謂得詩教之本矣竊嘗謂詩之爲道蘄蘄於格律對偶字句聲調其末也卽取法於志趣神韻才力之間猶爲末也夫詩亦視其人耳有真性情斯有真詩雖流連山水嘲弄風月下至閨房兒女之詞其藹然從肺腑中流出者必有惻

惻動人之致反是則剽擬北山追摹陟謁徒見陳言滿紙而已
若夫仁人孝子零章斷句流落人間自足以感發人志南陔白
華失傳已久而後之人猶反復思慕從而補綴其辭可以知詩
之足傳並不係乎詞之工拙也屈子子謙爲竹田通判之子通
判官於粵而病子謙夜徒步數里外籲於神剖股和藥以進母
夫人逝血漬繆幕期猶哀竟以毀卒臨歿索衰服著之悲家人
以常服殮也吁可悲也已子謙以畫名山水花鳥師法宋元爲
世寶愛詩不多作所存餘百篇情深韻雅無淺俗之病通判君
將鏤板以永其傳而屬爲之序余謂子謙之爲人得乎詩教之
本者其詩雖不傳後世猶將思慕而搜輯之況乎其可傳者自
在也

道林禪師語錄序

道林松禪師語錄弟子明澈等所編輯也師墮地敏慧佛性在
根薙染於天台齊雲禪院具戒於揚州隆覺寺腰包重趂到處
參學機鋒迅發若傾河漢久之來吳參師林邑公公劈頭一棒
將從前見解窠窟盡底掀翻大事了澈公遂付以衣拂提正法
印坐大道場秉彌勒之慈具那延之力升堂說法雲涌雷轟師
林自天如則公開山至杲澈註公而宗風復振師遠承天童密
祖之法乳近荷岳公之付託深心宏願鑪鞴駸肩鞭影箭鋒咳
唾逗落務使末法衆生應機吸受譬如金翅擘解龍子咬食蝦
姑魚妾咸得飲滿者也慨自近世法鐙滅息獅絃寂寥法筵墜
拂者以世法爲智慧以覲施爲功德間有稗販詞頭剽掠公案
自謂善知識者大率浮根淺蒂捕風捉影而已此錄宏邃闡朗
如水銀撒地悉成圓珠橫說豎說無非靈鷲文字海中真實義

諦洵可繼天目之法幢而闡天童之宗旨者已法嗣明誠與予
爲方外之契虛其首簡屬爲導揚自顧鈍根盤洄教海未能窺
其津涉烏能植彼刹竿徒以猗明誠之請如拾地肥人聽光音
天上人語爲之歡喜讚歎云爾

素修堂約課序

昔漢張君上以經術著聞一爲郎卽謝去歸而聚徒弟子自遠
至者著錄且萬人蓋以文教潤澤歷閑君子之道出與處無殊
致也吾邑吳禮部慙甫先生以乞養歸遂不復出邑之才士就
之如流水先生於詩古文辭教人靡不有法而尤以制義爲
國家取士之具文體之醇僞士習之趨向係焉故於時下準量
行墨剽賊字句相煽爲場屋體裁者申戒切至至於平奇濃淡
不設成格隨乎人之所造引曲導深務各得其意而去以故雖

非門下之士咸願就正于先生吾邑自翁鐵菴陶子師兩先生以春容淹雅之體倡導後進不善學者往往襲其皮傳流爲訛敝自得先生之教文風爲之一變先生之子壽胥宓堂筱軒與鮑君吉卿約里中爲文課甲寅乙卯間月必三四課課至數十人戊午以後猶時時爲之先生歿後始已近亦有倣而行之者而折衷鮮據趨向稍歧如先生之指示程準剖析奧窔豈可得哉宓堂吉卿追念庭箴服膺師訓取先生所鑒賞之作彙而刻之凡所評點悉依手澤以彰先生之教人隨時適變而不失其正如此原湘亦課中人也猶憶乙卯闈後以文質先生先生大署紙尾云第二名或疑先生漫語耳榜發果然循覽是編不勝成連海上之感矣嘉慶丁卯夏六月館後學孫原湘述

李小雲時義序

李君小雲以名孝廉出宰滇寧所至有政聲旣以報最擢欽州
牧自以適當懸車之歲脫然歸里僦居虎邱山塘種花蒔竹以
山水自娛暇取少時所爲制舉義及中雋有司居官課士之作
約百餘首屬余序之夫文章猶政事也險易繁簡視乎境進退
操縱之道存乎我煩者節之偏者益之散者攝之混者析之多
寡均之輕重平之隨其宜而變之之謂理隨其變而宜之之謂
法因方爲珪遇圓成璧者政之上也君之宰滇也地曠而民野
君約之以信義不斲其至而至焉而民治及宰寧也土沃而俗
淫繩以法束以禮而民亦治君之爲文亦若是焉已有時而驚
濤拍天有時而平波澹沱有時而繁花滿樹有時而老幹無枝
隨其境而宜焉非有意於爲變化也故自少及壯歷大小試而
無不宜一旦脫穎而出以其道試之當途歷任繁劇又無不宜

則君之文卽以爲君之治譜焉可

五經詩課序

朱君秋坪約同人爲五經詩課每課五題取經語近於風雅者賦以五言八韻閱十餘載積詩盈千擇其尤雅者存二百六十六首屬爲之序試帖之體肇於唐時至我朝而極盛錢唐吳穀人先生最爲擅場長洲王惕甫集九家詩課爭華競勝尤極瓊瑰之觀其中亦雜見經題顧不及百之一耳是編於韻語之中寓溫經之意穿穴名理消息古義華不過縛雋不傷雅以之鼓吹羣經洋洋乎華天上揚之音已秋坪能文善賦試輒高等尤工書法酷類趙吳興人咸以石渠天祿期之年逾五十偃蹇不得志年來隱居釣渚絕意仕進惟與同志賦詩爲樂他人得題或作或不作君則鉤心鬥角每藝必臻絕勝故卷中所存君

作爲尤多夫士以調于才而不遇有才矣或執古而戾於今亦不遇秋坪意主投時旣爲時所好而卒不遇此則不能無咎于命之窮也然是編出予知其不脛而走使天下咸知有才如此而不遇則君不遇而如遇已

論

荀楊董韓優劣論

立乎百世以下議古人之賢否難矣其以行著者吾以聖人之言律之其以言著者吾尤以聖人之言律之夫聖人之言道也公諸人後世之言道也私諸己公諸人故猶是道也前人言之後人踵而言之言異也言之理無異不自以爲無異也而言之且屢言之期于發其蘊而已孔子子思孟子皆聖人也其言各不相襲其道足以相發明其實則一貫而已孔子之言曰一陰

一易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述之以爲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孟子益之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聖賢之言性也蓋如此夫性猶天也善惡譬之晴陰今試曰天之風雨其常而日月者天之變雖愚者知其不可也不然其深林窮谷之未嘗見天者也或且從而解之曰天無所爲明其晃朗煜爚者天之偶然爲日月也天無所爲晦其陰默黝翳者天之偶然爲風雨也是不必其果不知天也陋其故而求其新病其同而顯其異欲求勝於古人而敢于畔道者也道統歟絕幾千餘年而韓子始毅然思以道爲己任觀其原道一篇語道德必本于仁義而其分不離君臣父子其法不過禮樂政刑孟子而下道之大用粲然復明者韓子之力也然其末曰孟氏醇乎醇荀與楊大醇而小疵夫荀子言性惡楊子言性善惡

混皆不知性而失其本者也而以爲大醇宜其原性旣曰仁義禮智信爲性又曰性有三品一篇之中自相矛盾也且旣以大醇稱荀楊何獨不及董子仲舒之言曰性者生之質性非教化不成疑其論性亦偏于氣質昧于本善之旨顧其論道之體則曰天地之性人爲貴論道之用曰明于天性知自貴于物知自貴于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與古聖賢言性必言天之旨庶幾其有合焉或者其無求勝于外之心歟後之學者必先去其矜而後可與明道好爲高論以求勝于聖人聖人卒不可勝而離道益遠孔子所爲嘆息于賢智之過也哉

議

完酒加耗議

乾隆五十七年巡道督糧汪公奉

天子命陳臬三吳來代

者驟易其政于是蘇松數郡之漕仍議加耗而吾邑尤甚鄉民持石米到倉率耗五斗有奇莫敢告訴豪强者聲言將控諸臺官吏稍稍懼私議搢紳以下納無耗米自十石至數百石不等各以其強弱爲差客有議者曰官之肥民之瘠也與其盡飽官橐孰若使吾邑之錢仍爲吾邑之人有也又曰彼豁豁難盈賴橐強持其短以與之角勢乃稍戢不然鄉民者殆矣是兩說者皆不足辨惟一二士君子素行著于鄉里其言根據理要若粹然出於中庸之道而不肯爲矯情絕俗之說此輿情之所觀向流俗之所矜式也今之議者曰漕糧者國家之正賦吾按額以入而國課無缺官吏不得侵漁其間聖人處此無以易也此外加耗加于官非加于國也在律官吏受贓者與受同罪

加之是自陷于罪也嗚呼如其言豈不謂然顧所謂士君子者將以爲民法也今且使民盡納無耗之米勢必與官吏爭持至於控訴不服而鞭箠之而禁錮之一城而抗糧之民矣夫事未有合于道而上下不可通行者也彼蚩蚩者陷于人贓之罪而不知求免于罪而又懼爲抗糧之民豈不加之說出之搢紳則是出之小民則非耶抑豈加耗之說出之搢紳則非出之小民則又是耶不幸而爲今日之民進退皆臯良可悲已士君子旣蕭然于無過之地當思所以與民共處于無過者夫豈無道以處此

駁拒姦議

臣伏讀道光七年八月邸報旂民佟昌氏因拒姦蔽落翁廣善舌刑部援嘉慶十七年六月邢吳氏蔽傷翁刑儼屨此照科斷

謂翁媳之義已絕論翁罪如律而釋婦臣竊不能無疑焉翁誠獸行未成姦義不當絕也婉轉以求繼之以泣不得請死於翁前可也請死而得不死是幸也請死而竟死於婦道無虧焉處人倫之變不先自盡其道激成彊暴之勢不得謂之無罪矣又從而肆其忍焉律載翁媳和姦罪皆死爲其同一獸行也黥落翁舌人斷不爲也足相抵矣盡法於未成姦之翁而酖法於已傷翁之婦未見獄之平也臣愚以爲科婦罪從毆夫之親律減一等俾民知親不可毆雖拒姦必死焉科翁罪從強姦未成律加一等俾民知倫不可蔑雖未成必死焉如是則得其平矣平然後可以爲法不然少陵長下犯上愚民不知爲法外之仁而以爲法固如是也必有假拒姦以行其逆者

說

字長眞說

六經無眞字至周子始云無極之眞眞正也卽誠也人受氣以生目最先神之所聚無非實也故从目从匕匕化也从斤氣之狀也言眞而太極之旨盡于是矣太極者性命之根二儀未生命含性已生性含命子思子言天命之謂性欲人盡夫人之終而反於天之始盡性則有終至命則有始以卦觀之一在下爲物之命二在上爲物之性命物之根柢性物之精華命復於下則性通於上命者中也性者和也中和者眞之精也聖人立根於太極布幹於陰陽分條於仁義禮知信事事物物無非一眞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保其眞也形色天性受之天地必期踐形全其眞也大學正心誠意中庸率性修道莫非教人以眞佛氏見性蹈於空老氏煉性涉於強空與強皆妄也妄則

不真不真則息

醫說

友人有博醫以治疾者孫子憂之爲廣其意曰事集於壹而償於貳業修於專而墮於雜心治於貞而荒於淫委我之身求治於不相知之人強人之意窺我於不可見之地聽命於一懼有失也況乎朝甲而暮乙也治病不外乎攻補而病有虛有實有實中虛有虛中實實據於虛稀髮必梳虛藏於實厚垣必飾擊而勿陣攻辨反正施而勿宣補別中偏沃膏燭謚以補爲泄除莠苗遂以攻爲惠攻裏則表固攻表則裏蠹順逆之不可忤也補母則子肥補子則母饑先後之不可違也不察夫陰易燥溼疆弱疾徐之宜雜投而妄施所病之腑臟未治而所未病之腑臟已虧且均涼也而苓連之性異達均溫也而薑桂之性殊發

宜輕反重滯不爲用宜重反輕劑不効靈進急則塞輕師所以敗績也救緩則迷失時所以噬臍也今繁其議紛其劑此臆而試之彼盲而睇之其異也各利所利也其比也相忍爲濟也是何異攻城卻敵無專閫大將而任數偏裨進退以爲戲也危乎殆哉且夫爲治之道莫患乎似明而非明也其言似理而非理也今之醫者其說有三曰先啓其閉繼清其滯終扶其敝宜守其法而無弊也病有本有末有從外入有從內出本無錮也奚關本無穢也奚滌本無蠹也奚益今之爲緩和者吾譬之治河塞未拔也曰吾將刷其膠瀉矣壅未疏也曰吾將灌其尾閭矣灌之致潰則又轉而用其決排之智久之壅塞如故而元氣已憊攻與補兩不可試矣曰吾姑遲之人死則曰非吾也病者之不受治也其家亦曰非醫也病者之不受治也世之似明而非

明似理而非理者其害中人於不覺蠱惑人聽使人至死不悟者往往如此

雜著

名實解

已私也人公也爲人公也爲已私也獨於爲學則否澤我心於詩書之府涵我性於仁義之途朝取之而有得焉莫取之而有得焉得之而惟恐自我失之也得之而惟恐人或先之也私莫私於此矣而天地不禁其取萬物莫妒其有無他其所取乃其所自有也馳我志於寵辱之場係我情於顯晦之所以詩書爲之餌以仁義爲之鈎進一解而暴之而又固飾其所不解行一善而揭之而又竊掩其所不善夫不私其有不闕其美其用心可謂公矣而天地怒焉萬物妬焉無他取非其所自有也爲已

實也爲人名也君子爲實不爲名

齒對

客有當食而讓其齒曰余居齟齬之上於同列爲最長乃堅不可齕肥不可齧縣縣焉據其位而不能去吾知率天下而曠職者必子先矣輟箸而寐寢一老人齟齬齟齬揖而言曰子君之齒神也從君齟齬齊若編貝齟齬惟堅惟予是賴及君旣長益饜甘肥朝齟暮齬行列漸稀君今始衰嗜欲不節齟齬齟齬遂成齧缺君乃齕之以杖齕之以籤無纖介之或畱惟蕩滌之是嚴君固以爲剔其弊而搜其巢矣不知其弊旣盡根本亦搖今且齟然若齧齟然欲墜無所利於其間相率而爲尸位君徒咎齒職之不敏而昧於搜剔過盡自拔其本曰是則然矣位而不職不去奚爲齒神曰唯唯君具兩齟已喪厥右存者齟齬若齧

若曰余雖不職衰老朽蝕齷齪之餘猶强撐拄君今見辭請從此去噉啍齷齪君屑誰附知幾子聞而歎曰弊真不可去乎抑亦求治之過也夫除弊必清其原使客節嗜欲愼咀茹何弊之有哉

仙人篇

世尙有安期羨門赤松黃石者流耶吾安得見之日月者天之神也而沉於北幽蝕於詹諸天不能爲之力川岳者地之精也而銅山西崩滄海東涸地不能爲之力人神不如日月精不如山川而能以血肉口鼻之觸得與造化溟滓同入於無盡之妙人耶天耶果有之耶其別受異稟不可學而至耶抑循序漸進以馴致于自然耶夫稟至聖人而清修至聖人而純禮以節其動容周旋樂以發其歌詠舞蹈聖人未嘗一日不養生也而重

華卒殉蒼梧之野尼山終致兩楹之奠豈中和純粹之德危微
精一之功不如龍虎鉛汞抽添吐納之事與抑所謂長生而不
死者果別有其術與說者謂仙人逸而聖人勞仙人樂而聖人
憂逸樂者神明壽憂勞者精力亡夫所貴乎人者貴其能盡性
以盡物之性也貴其能致命以立人之命也利于民者民賴其
利百年教于民者民服其教數百年化於民者入人最深極之
至於數千年是之謂不死真不死也沾沾於寸田尺土之間求
不死之術于必死之身無論必不能卽有之必其塊然一物枯
槁於荒巖幽壑中耳不如是則又必不能也或者曰仙人有妻
子飲酒食肉無異常人或化爲元霍或乘白雲遨遊乎瀛海凌
薄乎烟霄人莫得而識也嗚呼如是之謂仙吾見之吾安得見
之

城隍廟祀考

古者置邑立社設廟祧壇墀而祭之而城隍之祀經無所考左傳祝宗用馬于四鄺杜註鄺城也其卽城隍之祀之濫觴歟秦漢之代經典闕如惟南史梁邵陵王綸祭於城隍又隋書五行志載梁武陵王紀將祀城隍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則城隍之祀在南北朝時已有之然未聞有廟宇封號也唐時其祀始盛行張說韓愈杜牧之俱有祭城隍文杜甫有賽城隍詩李白鄂州韋公德政碑大水滅郭公正色抗言禱于城隍其應如響乾元中李陽冰作縉雲縣城隍廟碑則其時已爲城隍立廟矣陸游鎮江城隍廟記以紀信爲城隍神吳草廬江州城隍廟記則云江右列郡以灌嬰爲城隍神是宋元時并以人鬼饗其祀而奉之者益神矣明洪武戊申詔封天下城隍神在應天府者以

帝在開封臨濠太平府和滁二州者以王在凡府州縣者以公以侯以伯其號或稱靈明或稱靈佑或稱顯佑至三年庚戌詔定嶽鎮海瀆俱依山水本稱凡城隍封爵謚號一體更除統稱某處城隍之神守令下車先謁神以設誓於神前而春秋兩祀凡無主之祀設祭於厲壇以城隍神主之城隍之載祀在典自此始我朝祀法精嚴凡淫祀有禁而城隍之祀比於國社里社因仍不廢亦曰某處城隍之神而已而里俗相沿吾邑猶有靈佑侯忠佑侯之稱則沿洪武之舊而未之革也至於春時祭賽動費鉅萬傾城出觀淫風相靡豈朝廷立祀以設教之意哉而有司以爲吳俗尙鬼一切淫奢陋俗悉仍民便烏虜所貴乎爲民父母者爲其教民成俗也而因循若此又豈朝廷設官以蒞治之意哉誠有良有司者定其廟制毀其神像革其不經之

諡號封爵禁其無益之演戲報賽立木主曰某邑城隍之神嚴
禁婦女人廟燒香非春秋兩期不得瀆祀如是則國家之禋祀
嚴而下邑之淫風息矣作城隍廟祀考

